

原始白色與變異黑色：

近代學者毛波推伊的遺傳觀與西方古典傳統

楊彥彬*

中文摘要

1740 年代的法國學界對於黑人膚色的由來有相當多的討論，主流意見傾向氣候解釋模式：白人移居熱帶地區之後，由於長期處身於高溫乾燥的環境之下，遂使得膚色逐漸變深。毛波推伊（Maupertuis, 1698-1759）支持這種看法，並且以黑人生出白子的現象論證人類最原始的膚色是白色。他甚至還建議實行白子婚配的人體試驗，嘗試培育新人種。雖然毛波推伊的看法相當新穎，但是我們不應該忽略古典作品可能是這位法國學者構思遺傳問題時，所運用的重要知識來源。

關鍵詞：啟蒙運動、古典文學、毛波推伊、黑人膚色、遺傳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本論文係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編號 NSC 100-2410-H-003-053）的研究成果。研究期間，承蒙國科會補助出國收集資料之經費，謹此致謝。論文構思、撰寫之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林宗達先生提供許多幫忙，在此亦一並致謝。此外，兩位匿名審查人切中要害的批評，特別點出本人論文初稿中未曾思考到的若干問題，更使本文在概念以及分析上更趨謹慎，在此尤表謝忱。

一、前言

十九世紀時，西方學者對毛波推伊（Maupertuis, 1698-1759）並不太重視，¹他的名字可能要到二十世紀初期才逐漸在一些討論演化論發展的論文中出現：主要被視為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之前，就深具演化觀念的人士，甚至還可能已經有「突變演化」（le transformisme mutationniste）的想法。²這種把毛波推伊視為演化論先驅的研究視角，在二十世紀後期通論式的著作中依然可見：美國學者羅伊斯·瑪格納（Lois N. Magner, 1943-）在其 1994 年的《生命科學史》第二版中，有關毛波推伊的段落主要出現在討論十八世紀演化觀念發展的章節，文字相當簡短，只有一段；³而且瑪格納把這位法國學者放在「沉思冥想的演化觀」（evolutionary speculations）的標題之下，這似乎暗示著：毛波推伊在完全沒有進行任何經驗觀察或實驗操作的情況之下，只憑想像就逕自提出他個人對於生命形成的看法。如果我們更進一步把第二版的內容與瑪格納教授在 2002 年所推出的「修正擴大版」《生命科學史》第三版內容相比，就可以發現兩者觀點變動不大：她談論毛波推伊的文字完全相同，並無改動。⁴但是，早在 1964 年，法國學者卡洛（Emile Callot, 1912-）雖然承認毛波推伊有關遺傳現象的研究主題一點都不過時，但是他特別著重指出，毛氏身處時代的知識背景與二十世紀科學知識截然不同：毛波推伊的生物學著作中有些文字帶有戲謔、機智的風格，「對我們來說似乎多餘累贅、甚至荒謬可笑」，但在當時社會卻屬平常。⁵

¹ Michael Hoffheimer, "Maupertuis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Critique of Preexistenc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vol. 15, no. 1, (Spring, 1982), p. 136.

² Anne Fagot, "Le 'transformisme' de Maupertuis", in *Actes de la journée Maupertuis (Créteil, 1er décembre 1973)* (Paris :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1975), p. 164.

³ Lois N. Magner, *A History of the Life Sciences*,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Basel and Hong Kong: Marcel Dekker, Inc., 1994), p. 330.

⁴ Lois N. Magner, *A History of the Life Sciences*, third edition, revised and expanded (New York and Basel: Marcel Dekker, Inc., 2002), p. 305.

⁵ Emile Callot, *Maupertuis: le savant et le philosophe* (Paris : Marcel Rivière et Cie, 1964), p. 72.

卡洛的看法顯示：1960 年代之後，逐漸有些學者要求把毛波推伊放回他自己所處身的時代脈絡之中，不宜以後見之明做出過度的推論。例如，康谷翰（Georges Canguihem, 1904-1995）就曾經指出：我們之所以預期毛波推伊為演化論的先驅，只因為我們帶著偏見閱讀；雅各博（François Jacob, 1920-）也強調，這位十八世紀學者既不知染色體，也不知細胞，所以我們不應將其有關親子遺傳的想法逕自說成預見「染色體配對」（l'appariement des chromosomes homologues）之說。⁶ 1990 年代以降，西方學界陸續推出幾本毛波推伊的新傳記，其中部分章節更試圖把他的行事作風、文字風格與十八世紀的法國社會相連結：瓦倫旦（Michel Valentin, 1915-）從毛波推伊頻繁參加的沙龍聚會，考察毛氏個人所關注的學術議題與巴黎上流社會文人團體之間的互動關係；⁷瑪莉·特蘿（Mary Terrall）則強調啟蒙時期學術議題與當時法國上流社會談話、閒聊、好奇的文人生活無法截然劃分。⁸ 這些新的研究成果都明確表示：毛波推伊作品與當時社會風氣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密切關聯。

從前面所敘述較為廣闊的研究新視角來看，過去對於毛波推伊的研究成果中，仍有一個主題有待探索：一般認為，這位十八世紀的學者在 1740 年代之後，之所以陸續撰寫、增補、修訂與動物生殖、遺傳現象有關的作品，最主要的目的在於攻擊當時學界普遍流行的生殖理論。⁹ 這個看法固然言之成理，但可能忽略當時西方社會瀰漫著一股更為普遍的氛圍：相信《聖經》所言人類皆系出同源，卻無法解釋造成黑人與白人之間膚色不同的原因，而黑人生出白小孩的奇特現象，遂成為當時上流社會觀看、閒聊的焦點。

⁶ Anne Fagot, "Le 'transformisme' de Maupertuis", pp. 166-167.

⁷ Michel Valentin, *Maupertuis : un savant oublié* (Rennes: La Découverte, 1998), pp. 22-26.

⁸ Mary Terrall, *The Man who Flattened the Earth*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p. 7.

⁹ Michel Valentin, *Maupertuis: un savant oublié*, pp. 105-190; Mary Terrall, *The Man who Flattened the Earth*, pp. 206-207; Davis Beeson, *Maupertui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06), pp. 176-177.

最近，西方學界開始注意到毛波推伊在近代人種單一起源觀的形成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2009 年 10 月，美國學者柯倫（Andrew Curran）發表〈重思種族史〉一文時，已經指出：毛波推伊在《自然的維納斯》（*Vénus physique*, 1745）一書中支持人類單一起源論，其主要的立論根據就是來自「黑人父母生出白小孩」的現象，從而得出「人類最早的膚色是白色」的結論。¹⁰但是，柯倫的研究並沒有注意到十八世紀學界之所以對黑人生出白小孩的現象感到興趣，主要是來自黑人膚色成因的各種論辯。此外，柯倫的文章也幾乎沒有討論十八世紀學術與古典傳統之間可能潛藏的互動關係，這可能使他忽略啟蒙運動時期學者們所提出的各種想法，其實有相當多部分是建立在古典作品的閱讀與反思之上。

本研究將以西方近代學者有關黑人膚色成因的各種討論為主要線索，透過毛波推伊在 1740 年代之後所撰述的著作，試圖勾勒十八世紀西方學界構思人類起源問題時，「白色黑人」¹¹佔有重要地位的背景。本篇論文除了使用毛波推伊於十八世紀刊行的著作之外，還將特別參考西方近代的科學院刊物、法國耶穌會期刊、時人遊記以及古代典籍，以相互參證並說明：十八世紀學者對於人類不同膚色的興趣，雖有其當代知識背景，但是我們不能忽略近代學者的研究與辯論主題仍有古典傳統淵源，而且他們關心的學術焦點更可能透過時人的好奇心與交友網絡，進而形成上流社會的共同話題。

二、黑人膚色成因的討論

（一）神蹟說

根據《聖經》〈創世紀〉中的說法，上帝造人之後，由於人類

¹⁰ Andrew Curran, "Rethinking Race History: the Role of the Albinos i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Life Sciences", *History and Theory* 48 (October 2009), pp. 156-162.

¹¹ 現今通稱為「白子」(albino) 的白化症患者：十八世紀當時法文稱為「白色的黑人」(nègre blanc)，指皮膚呈現白色的黑人後裔。英文則寫成 white negro。

多行惡事，造物者遂降大雨毀滅邪惡人類；但挪亞多行義事，上帝預先通知挪亞造方舟避難，所以大洪水消退後，只有挪亞一家幸運成為劫後餘生的人類；挪亞三個兒子的子孫在地球上繁衍日眾，逐漸擴張，因此，地球上所有人類都是挪亞的後代¹²。但是，從西方人眼中來看，挪亞是白人，其子與其後裔理應是白人。果真如此，如何解釋非洲黑人膚色的由來？有些人士根據《聖經》經文，以「挪亞詛咒」解釋黑人膚色：挪亞醉酒裸體而臥，其子含（迦南之父）意外撞見，告訴兩兄弟閃與雅弗，後兩者倒退身體、「背著臉」，拿衣服蓋住父親挪亞赤裸的身體；挪亞酒醒後，得知含看到他裸體的樣子，非常生氣：

就說，迦南當受咒詛，必給他弟兄作奴僕的奴僕。又說，耶和華 閃的神，是應當稱頌的，願迦南作閃的奴僕，願神使雅弗擴張，使他住在閃的帳篷裏，又願迦南作他的奴僕。¹³

根據「挪亞詛咒」，被詛咒的對象將來必然成為他人所鄙視的「奴僕」，而這個詛咒就成為西方日後解釋非洲黑人地位低賤的根據。十七世紀初，當英格蘭詩人桑迪斯（George Sandys, 1577-1644）論及商人買賣黑人時寫道：

……這些〔黑人〕是古實（被詛咒的含之子）的後裔，所以他們才全部是這種膚色。並不是因為他們的精液（seed），也不是如同有些人士所想的那樣，是由於氣候或當地熱度的緣故。因為既沒有其他種族在這片土地（譯按：指非洲）上變黑，黑人也沒有在其它土地上長成較好的膚色。所以，這是來自諾亞的詛咒。……¹⁴

¹² 《聖經》〈創世紀〉（香港：聯合聖經公會，1961），頁1-11。

¹³ 《聖經》〈創世紀〉9：20-27，頁9。

¹⁴ “Relations of Africa, taken out of Master George Sandy his larger discourse observed in his Journey, begun Ann. 1610, Lib. 2.”, in Samuel Purchas, *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 (1625), vol. VI (Glasgow: James MacLehose and Sons, 1905-1907), p. 213. 引

桑迪斯所贊成的詛咒說其實只是訴諸上帝的全能意志，而明顯排除從外在自然因素以及內在生理角度來解釋黑人膚色的成因。但是，對另一位英格蘭學者布朗（Thomas Browne, 1605-1682）來說，「挪亞詛咒」本質上只是訴諸奇蹟（Miracles），這種解釋方式根本就是助長無知。¹⁵在檢驗當時社會流行的錯誤看法時，布朗批評「挪亞詛咒」的根據錯誤：「《聖經》中所提到的這個詛咒不是針對含，而是針對迦南，含的最年輕兒子。」¹⁶而且就算詛咒落在迦南身上，他的後裔也不是住在衣索比亞，而是侷限在今天的巴勒斯坦以及敘利亞；即使迦南的後裔日後遠移他處，也僅在非洲沿海，並沒有深入非洲內陸。¹⁷除了指出經文上的張冠李戴之外，布朗還質疑歐洲人士視黑色為醜陋的審美價值觀，而進一步把美感相對化：「由於信念決定美麗，所以美麗似乎沒有眾人所公認的本質：某人視為美的事物，另一人卻全然不贊成。」¹⁸於是，當黑色對白人具有負面意象時，黑人卻用白色描繪魔鬼。¹⁹

排除神蹟說之後，黑人膚色形成的問題依舊存在。布朗不贊成炎熱氣候說，因為這無法解釋一些現象：黑人移居溫帶卻仍然生出黑色胎兒，白人遷徙到非洲則持續生出白色後代；²⁰此外，即使在非洲，土著的膚色有深有淺，並不一致；更奇怪的是，美洲的赤道地區居然沒有黑色原住民。²¹至於有些學者主張溫度不是使得皮膚變黑的唯一因素，乾燥也可以造成相同效果，布朗則舉下列事證反駁：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 c. 90-c.168）所繪製的地圖中，淡褐色的摩爾人位居有時根本找不到一滴水的利比亞。²²如

文〔 〕中的文字為筆者所加，目的在順文氣，以下皆同，不再一一註出。

¹⁵ Thomas Browne, *The Works of Sir Thomas Browne*, vol. III: *Pseudodoxia Epidemica* (1646), t. II, by Geoffrey Keynes, (London: Faber & Gwyer Limited; New York: William Edwin Rudge, 1928), p. 248. Reprinted from the edition of 1672.

¹⁶ Thomas Browne, *Pseudodoxia Epidemica* (1646), t. II, p. 243.

¹⁷ Thomas Browne, *Pseudodoxia Epidemica* (1646), t. II, p. 244.

¹⁸ Thomas Browne, *Pseudodoxia Epidemica* (1646), t. II, p. 247.

¹⁹ Thomas Browne, *Pseudodoxia Epidemica* (1646), t. II, p. 245.

²⁰ Thomas Browne, *Pseudodoxia Epidemica* (1646), t. II, p. 234.

²¹ Thomas Browne, *Pseudodoxia Epidemica* (1646), t. II, pp. 234-235.

²² Thomas Browne, *Pseudodoxia Epidemica* (1646), t. II, p. 237.

果外在自然因素（高溫、乾燥）都不能解釋黑人膚色的由來，布朗提出內在因素說，即黑人膚色來自精液的傳遞；但他明確表示不贊成希羅多德（Herodotus, 484?-425? B.C.E.）的看法（黑人精液色黑），而支持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c.385-322 B.C.E.）的主張：

最初且在自然狀態時，精液為白色，一旦排出體外，意外使得以前不可見的變成外顯的：精液的外貌呈現暗色或黑色氣泡；所以，不論是他們的合法足月的新生兒，還是流產夭折的死胎，都是暗黑色的——〔但是，這些胎兒〕都尚未遭受陽光的燒烤。²³

此外，布朗還根據希波克拉提斯（Hippocrates, c.460-c.377 B.C.E.）所提過的「大頭族」（Macrocephali）的案例，力陳後天的身體特徵經過好幾代遺傳之後，就會變成「持久的瑕疵」（durable deformities）；而長期的「黑疸」（the black Jaundise）最可能改變人類原本較淡的膚色，然後再透過精液「從父方傳給子代」，使得這個偶然出現在個人身上的黑膚色得以持續下去，²⁴隨著時間的進展，最後成為黑色人種所具有的身體特徵之一。

布朗除了運用古代作者的想法來構思有關黑人膚色的成因之外，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所顯露的實驗精神：他收集不同植物浸泡在水中，製成有色溶液之後，更進一步分析黑色的可能組合成分，及其混和成色的過程；例如，他曾經建議把硫酸鹽投入「沒食子」（gall）溶液，就可以製造出墨水。²⁵這個看似簡單的建議卻為黑人膚色成因的討論打開一條重要的研究道路：不再滿足於比勘前人遺留下來的各種文獻，近代學者們開始藉由觀察實際的自然事物以深化或驗證古人的知識遺產。在這方面，觀察人體正常或病態生理機能的醫生與解剖學家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²³ Thomas Browne, *Pseudodoxia Epidemica* (1646), t. II, pp. 241-242.

²⁴ Thomas Browne, *Pseudodoxia Epidemica* (1646), t. II, pp. 239, 241.

²⁵ Thomas Browne, *Pseudodoxia Epidemica* (1646), t. II, pp. 251-252.

（二）內在器官說

十七世紀中期，荷蘭醫生皮索（Willem Piso, 1611-1678）在巴西解剖一些黑人屍體時，就已經注意觀察黑膚色與身體器官的關係。他寫道：

為了增進我們的知識而對黑人所做的這些驗屍工作，已經使我們確信：他們皮膚的黑色只侷限在上層。當我們移除這層〔外〕皮時，就有一層白色皮膚（就像歐洲人的皮膚一樣）清楚可見。但是，當帶有白皮膚的小孩生出來時（我曾經看過黑人父母〔所生的〕一個女童與一個男孩，有著捲髮、淺藍色的眼睛），他們必然由於淺色皮膚而被視為怪物，遭到鄙視，就好像歐洲人輕視一出生就有黑皮膚的人一樣。²⁶

皮索提到巴西黑人中偶然生出白子，但是他並沒有提供任何有關白子的病理解剖記錄，而只有外表的一般描述；他的解剖經驗似乎較集中於黑人，所以才會確切指出黑人與白人的真皮層其實都是白色，兩者之所以有膚色差異，主要來自前者的外皮為黑。但是英格蘭醫生湯斯（Thomas Towns）同樣藉由親自解剖黑人的經驗，卻提出與皮索不同的看法：

黑人的血液與其膚色一樣黑。我至少看過二十個抽血的個案，有生病的也有健康的。……所以，黑人的黑色是內在的，不是出自太陽的燒烤。²⁷

對於反對黑人膚色來自外在氣候的湯斯而言，黑素的所在地並不是外皮，而在黑色的血液。法國學者貝尼耶（François Bernier,

²⁶ Willem Piso,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medicine of the West Indies*, translated from the Latin according to the second edition of 1658, in *Opuscula selecta neerlandicorum de arte medica* (Amstelodami: Sumptibus Societatis, 1937), p. 21.

²⁷ “An extract of a Letter of Mr. Listers, containing some Observations made at the Barbado’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numb.117, September 26, 1675, for the months of August and September (London: Royal Society, 1675), p. 400.

1620?-1688) 同樣不贊成熾熱陽光造成黑人膚色，而主張黑色來自黑人體內器官，但是對於黑色到底位於黑人體內的哪個部位，他態度卻相當模糊：「或在他們身體的組織，或在精液，或在血液」²⁸。

與貝尼耶曖昧不明的態度相比，另外一位荷蘭解剖學家惠石 (Frederik Ruysch, 1638-1731) 的看法則較為確定：黑人的黑色來自皮膚組織，黑人的外皮不是白色的，其膚色主要來自「網狀體」 (the Corpus Reticulare) ——「黑人全黑，摩爾人為褐色，白人則全白」。²⁹而義大利醫生馬爾披濟 (Marcelo Malpighi, 1628-1694) 的看法與惠石稍有不同：他認為黑人的真皮與外皮與其他人種一樣，都是白色的，膚色的差異是出自介於外皮與真皮之間的黑色「網狀體」中所蘊含的濃稠黑色液體。³⁰法國解剖學家利特雷 (Alexis Littré, 1654-1726) 想實際檢證馬爾披濟的想法：前者有機會解剖摩爾人的屍體時，切下兩小片皮膚，把一片浸在溫水中，另一片則泡在酒精裏，結果七天之後兩種溶液皆未溶解出馬爾披濟所說的濃稠黑色液體。因此，利特雷認為：黑人膚色可能一部份來自「網狀體」的特殊組成，一部份則由於「極高溫空氣的作用」。³¹雖然利特雷用語相當審慎，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他懷疑內在說，而較為傾向外在氣候說。然而，利特雷的實驗結論依然無法說服義大利解剖學家莫佳尼 (Giovanni-Battista Morgagni, 1638-1731)：與皮索、惠石的看法類似，他繼續主張黑人的外皮是黑色，不是白色³²。

²⁸ François Bernier, "Nouvelle division de la terre, par les différentes espèces ou races d'hommes qui l'habitent, envoyée par un fameux voyageur à Monsieur **** à peu près en ces termes", *Journal des Sçavans*, lundi 24 Avril, 1684 (Paris: Flor. Lambert et Jean Cusson, 1684), p. 135.

²⁹ "Account of a Book, entitled *Adversariorum Anatomico-Medico-Chirurgicorum Decas Tertia*. Auctore Frederico Ruysch ...",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numb. 379, for the months of september and october, 1723 (London: Royal Society, 1724), p. 430.

³⁰ Fontenelle, "Diverses observations anatomiques", *Histoir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année 1702, rééd. (Amsterdam: Pierre Mortier, 1737), p. 41.

³¹ Fontenelle, "Diverses observations anatomiques", p. 41.

³² De Fouchy, "Eloge de M. Morgagni", *Histoir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année

1732 年，法國解剖學家溫斯洛（Jacques-Bénigne Winslow, 1669-1760）在其《人體結構的解剖展示》一書中，寫到外皮與毛髮部位時提到「網狀體」，他的態度顯得猶豫不決。溫斯洛坦承：有關「網狀體」來源的研究仍未展開，目前學界並沒有決定性的證據以確定「網狀體」到底是自成一體的薄膜，還是真皮的附屬物。³³雖然充滿未知，但是溫斯洛仍不吝分享他的推測：他相信黑色外皮是由「乳頭狀凸起」（Mammelons）所分泌的物質所形成的。³⁴接下來，他寫道：

絕對不能自我想像：由於空氣的作用才使得這個黏稠物質變得乾硬，從而產生外皮的型態，因為持續包覆在羊水之中的胚胎也有外皮。³⁵

雖然溫斯洛並未提及「乳頭狀凸起」的分泌物是否為黑色液體，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得知：他明顯否定利特雷所主張的外在氣候說，而傾向內在說；黑人膚色是來自自體分泌物，而不是外在熾熱高溫所作用的結果。雖然溫斯洛排除高溫空氣形成黑人膚色的可能性，但是有些教會人士卻極力主張外在氣候說，而這些人也成為持不同意見人士的爭論對象。

（三）人類遷移與外在氣候環境說

前面已經提過，《聖經》〈創世紀〉主張所有人類都可以溯源到最早的始祖亞當、夏娃，明顯採取人種單一起源說。為了解釋黑人的不同膚色，有些人士訴諸於「挪亞的詛咒」，但是這種神蹟式的解釋被批評為助長無知。於是，另外有些教會學者遂根據〈創世紀〉經文：「這是挪亞的三個兒子，他們的後裔分散在全

1771, réed. (Paris: Panckoucke, 1777), p. 223.

³³ Jacques-Bénigne Winslow, *Exposition anatomique de la structure du corps humain* (Paris: Guillaume Desprez et Jean Desessartz, 1732), p. 486B.

³⁴ Jacques-Bénigne Winslow, *Exposition anatomique de la structure du corps humain*, p. 488B.

³⁵ Jacques-Bénigne Winslow, *Exposition anatomique de la structure du corps humain*, pp. 488B-489A.

地」，以及「因為耶和華在那裏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³⁶認為人類在擴散過程中，可能遇到不同外在氣候環境，於是形成各種不同的膚色以及體質特徵。最典型的代表者為杜波修道院院長（Abbé Jean-Baptiste Dubos, 1670-1742）。在其出版於 1719 年的《詩與繪畫的批判反思》一書中，他極力主張外在氣候環境對人體有強大作用：非洲黑人與俄羅斯人皆為亞當後裔，只是一移居赤道，一遠颺極圈，新居地的不同氣候與環境造成兩者外貌歧異。³⁷杜波院長更進一步解釋外在環境對人體的作用過程：不同地區的土地會釋放出各地獨特的「發散物」（emanations）進入空氣中，而這些「發散物」是由無數的微小粒子所組成；於是，當人們呼吸與飲食時，就不知不覺把當地土地特質引入體內，血液性質因而改變，而血液再對生理以及精神兩層面引發連鎖的變化效應。³⁸杜波院長不忘舉出當時的事實來證明：葡萄牙人殖民西非海岸才不過將近三百年，葡萄牙移民的後代已經出現短捲髮、塌鼻、厚唇等等原屬黑人的身體特徵；反過來說，如果黑人長期移住英格蘭，他們極可能失去原有的膚色而成為白人。³⁹那麼，膚色的轉變需要多久時間呢？他的推測是：「十個世紀就可能使得同一父母的後代變成黑人與瑞典人的不同。」⁴⁰

然而，這種傾向以自然原因解釋膚色變化的方式，可能引發限縮上帝全能的疑慮。1733 年，法國教士馬飛赫（Auguste Malfert）在耶穌會刊物《德雷浮期刊》上發表〈論黑人與美洲人的起源〉，文中斷然否認外在氣候環境與黑人膚色有連帶關係，因

³⁶ 引文分別見：《聖經》〈創世紀 9：19〉，頁 9，以及〈創世紀 11：9〉，頁 11。

³⁷ 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II, translated by Thamas Nugent, (New York: AMS Press, Inc., 1978), p. 187. Reprinted from the edition of 1748, 5th edition.

³⁸ 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II, pp. 176-180.

³⁹ 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II, p. 188.

⁴⁰ 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II, p. 188.

為：「無論在地球上哪一個地方，從〔一對〕黑人男女將只生出黑人」，而且「反過來說，所有住在黑人國度的白人也都只生出白人，例如歐洲白人。」⁴¹排除氣候的自然因素之後，馬飛赫根據《聖經》〈創世紀〉中該隱殺其弟的記載，⁴²直接訴諸上帝行使奇蹟的能力：「只一瞬間，透過改變他的淋巴管 (vaisseaux lymphatiques)，上帝就把白人該隱變成黑人。」⁴³馬飛赫明顯利用當時的解剖學知識為上帝施行奇蹟的大能做註腳：雖然他完全沒有說明淋巴管在該隱膚色變化的過程中扮演甚麼樣的生理功能，但是我們至少可以觀察到最新的解剖學知識逐漸滲透到教士的神學論述之中。

1728 年，在《西非新述》一書中，拉巴神父 (Jean-Baptiste Labat, 1663-1738) 特地花了一整章的篇幅討論有關黑人膚色成因的各家說法，並提出他個人的疑問。他反對外在氣候環境說，因為居住非洲最炎熱地區的白人父母不斷生育原膚色的小孩。⁴⁴至於該隱懲罰說，他直言實在令人不解：該隱的太太如果沒有遭受同樣懲罰而變成黑人，那麼，根據正常經驗，黑人與白人的愛情結晶都是棕色皮膚的胎兒，該隱的太太怎麼可能生出黑小孩？⁴⁵此外，拉巴神父還在文中自爆該隱懲罰說的資訊來源：他從某宗教人士手中獲得一本論文，「其作者聲稱該隱殺其弟亞伯之後，上帝在前者身上加諸記號，此記號即黑色」；⁴⁶在同頁的邊緣小註中，拉巴加上下面幾個字：「神父 A 有關黑人的黑色之想法」 (Sentiment du P. A. sur la noirceur des Negres)。⁴⁷細心的讀者可以從這裡判斷：拉巴曾經讀過馬飛赫論文中討論黑人起源的段落，

⁴¹ Auguste [Malfert], "Mémoire sur l'origine des Nègres & des Américains. Par le R. P. Auguste *** de l'Ordre de L. C. D. J.", *Journal de Trévoux*, novembre 1733, rééd., (Genève: Slatkine Reprints, 1968), p. 1945.

⁴² 《聖經》〈創世紀 4：9-15〉，頁 4。

⁴³ Auguste [Malfert], "Mémoire sur l'origine des Nègres & des Américains. Par le R. P. Auguste *** de l'Ordre de L. C. D. J.", pp. 1944-1945.

⁴⁴ Jean-Baptiste Labat, *Nouvelle relation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t. II, (Paris: Guillaume Cavalier, 1728), p. 255.

⁴⁵ Jean-Baptiste Labat, *Nouvelle relation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t. II, p. 259.

⁴⁶ Jean-Baptiste Labat, *Nouvelle relation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t. II, p. 257.

⁴⁷ Jean-Baptiste Labat, *Nouvelle relation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t. II, p. 257.

而且在《德雷浮期刊》登出後者的文章之前，至少馬飛赫論文手稿本的一部份極可能已經在巴黎學界廣泛流傳。這個例子可以反映出，十八世紀前半期的西方學者相當關注黑人起源及其膚色成因的討論，經常互相交流最新訊息。

至於黑人的黑色是在血液、外皮、「網狀體」還是真皮，拉巴神父認為這些解剖學家的爭論根本沒有解決問題：

我很想知道理由，以及為什麼這個「網狀體」在某些人身上是白色，在另外一些人身上則是黑色：因為基本的難題就落在這裡。⁴⁸

更令拉巴感到困惑是，居然有黑人父母生出白小孩來！在《西非新述》中，他轉述布律先生（M. Brüe）在西非親眼看到的事：黑人父母生出白色女孩，此女長大後嫁給黑人，生了三個黑小孩。這個奇特個案完全違反黑白婚配都是褐色混血兒的結果。拉巴神父很諷刺地寫道：

為了把黑色放在真皮與表皮之間而炮製出「網狀體」的那些人士將怎麼說明這個現象？難不成大自然在這女人身上忘了放黑色，而〔日後再〕把黑色放回她的小孩身上，以矯正這種遺忘嗎？⁴⁹

內心充滿疑問的拉巴雖然認為這個真實的案例將引起學者關注，並引發許多爭論，但是這些爭論「極可能完全無法解釋此現象，而且〔他們〕所得到的結論也不會比〔因為〕害怕提不出有價值的看法而保持緘默的我來得更高明。」⁵⁰從他戲謔的用語來看，拉巴神父根本不相信有關黑人膚色成因的各家說法，他之所以選擇沉默，如果不是直接承認他面對此問題時的無知，至少想保持一種謹慎的、不輕易論斷的立場。《德雷浮期刊》的書評專欄曾經介

⁴⁸ Jean-Baptiste Labat, *Nouvelle relation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t. II, p. 266.

⁴⁹ Jean-Baptiste Labat, *Nouvelle relation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t. V, (Paris: Pierre François Giffart, 1728), p. 140.

⁵⁰ Jean-Baptiste Labat, *Nouvelle relation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t. II, p. 268.

紹拉巴神父《西非新述》的內容，而且對作者不亂做推論的態度讚譽有加：「讓我們給好奇心設下一些限制。」⁵¹但是，這個勸告並不能澆熄另一位神父繼續探索黑人膚色成因的好奇心。

1738年，《德雷浮期刊》出現一篇由某派駐多明尼加的匿名神父所撰寫的論文〈黑人之黑膚色的自然解釋〉。與布朗的論點相似，這位匿名作者試圖以美感的相對性出發，駁斥馬飛赫神父的神意懲罰說：「為什麼執意把黑人的黑色歸咎於上帝的懲罰？黑色只不過是個意外。」⁵²此外，藉由舊有「挪亞詛咒」的說法，他卻提出更加自然化的解釋版本：即使古實是黑人的祖先，他的父親含根本不必被奇蹟變成黑色，只要古實或其眾多後裔其中之一定居衣索比亞之後，外在自然環境以及當地習俗都有助於白膚色逐漸深色化，特別是人所居住的溫度、所呼吸的空氣、所吃的食物、所喝的水、甚至日常生活行為，都成為改變膚色的潛在因素。⁵³此匿名作者大方承認，上述意見只是抄襲古希臘學者希波克拉提斯在其〈論空氣、水與地點〉中的看法而已。⁵⁴除了古典著作的引證，他還提出自己在法屬美洲殖民地的親眼見證：住在硫磺礦區附近的居民膚色蠟黃，與其他地區的住民膚色明顯不同。怎麼解釋礦區與非礦區居民之間這種膚色的差異？這位匿名神父寫道：

地下不停揮發出肉眼不可見的粒子，他們在空氣中進行持續不斷的劇烈運動。每呼吸一次，這些微粒就進入人體，在血液以及各種體液中混和。隨著各地的〔特殊〕性質，這些粒子或含硝酸，或含硫磺，或含鐵質。因此，人體內

⁵¹ “Nouvelle relation de l’Afrique occidentale...Par le Pere Jean-Baptiste Labat...”, *Journal de Trévoux*, janvier 1729, rééd. (Genève: Slatkine Reprints, 1968), p. 21.

⁵² “Explication physique de la noirceur des Negres. Par le P. M. ** J. à S. Dominique. A Monsieur ***”, *Journal de Trévoux*, juin 1738, rééd. (Genève: Slatkine Reprints, 1968), pp. 1157-1158.

⁵³ “Explication physique de la noirceur des Negres. Par le P. M. ** J. à S. Dominique. A Monsieur ***”, pp. 1166-1167.

⁵⁴ “Explication physique de la noirceur des Negres. Par le P. M. ** J. à S. Dominique. A Monsieur ***”, p. 1183.

的運作就產生某種極大的變化，結果就出現個別顏色的差異。⁵⁵

於是，由外在氣候環境的角度出發，該匿名神父檢視了學界最近幾個有關黑人膚色成因的看法。首先，他全盤否認黑人膚色來自內在器官的看法：黑人與白人的血液都是紅色，馬爾披濟所說的濃稠黑色液體根本不存在。⁵⁶至於利特雷所提出的「極高溫空氣的作用」，他嫌不夠精確，只是一個「模糊的觀念」。⁵⁷他更進一步解釋：

因為皮膚是人體的外在覆膜，所以太陽的光芒特別落在這層覆膜之上——一般公認，經過不同修正的反射陽光造成不同種類的顏色。因此，細緻、緊密、堅實又平坦的均質皮膚反射較多太陽光，所以顯得較為白皙；相反的，粗糙不平、毛孔較粗大或較不緊密的皮膚，必然反射較少太陽光而顯得較黑。然而，黑人皮膚的性質屬於後者。⁵⁸

從上面的各段引文來看，這位匿名作者的論證方式與內容都與杜波院長非常類似，兩者皆企圖以自然原因解釋人類膚色差異的由來。但是前者的說明更加細緻：陽光折射的多寡有賴皮膚性質，但是皮膚的粗糙或平滑可能不是天生就有，呼吸、飲食都可能導致皮膚性質不可知的變化，人體的內在與外表都深深受到外在環境制約；如果更深入追究原因，就可以知道外在環境才是引發皮膚變化的根本。因此，黑人的黑膚色並不是受到上帝詛咒的醜陋顏色，只是白人祖先遷居熱帶環境之後所造成「意外」，而且只要環境許可（例如返回溫帶地區），深色皮膚會逐漸蛻變回到原初的

⁵⁵ “Explication physique de la noirceur des Negres. Par le P. M. ** J. à S. Dominique. A Monsieur ***”, pp. 1184-1185.

⁵⁶ “Explication physique de la noirceur des Negres. Par le P. M. ** J. à S. Dominique. A Monsieur ***”, pp. 1199-1200.

⁵⁷ “Explication physique de la noirceur des Negres. Par le P. M. ** J. à S. Dominique. A Monsieur ***”, p. 1202.

⁵⁸ “Explication physique de la noirceur des Negres. Par le P. M. ** J. à S. Dominique. A Monsieur ***”, pp. 1202-1203.

白膚色。

如果有反對外在說的人士提出質疑：為什麼黑人移居溫帶仍然持續生出黑小孩？這位匿名神父的回答是：「由黑變白比起由白變黑需時更長，這個主張看似荒謬，但沒有比這更確實的。」⁵⁹例如：白衣服、白牆壁染成黑色比起黑衣服、黑牆壁變成白色更為容易。匿名作者的結論是：

所以，由黑變白，必須逆水行舟，持續違反自然天性，而且常常失敗。……我推測：如果由白人變黑人只要兩個世紀或三個世代，而由黑人回溯變成白人可能需要比〔上述時間〕多出六倍。但是，由於我認為前者非常可能，所以我不覺得後者是不可能的。⁶⁰

雖然他有關膚色變化所需時間的構想完全沒有任何證據，但是至少這位匿名神父企圖超越神蹟說，尋找另外一個能夠解釋黑人膚色的自然因素。

但是，尋求事物的自然成因似乎不是神職人員的職責。1744年，《德雷浮期刊》刊出另外一篇討論黑人起源的文章，文中批評訴諸理性而否定神蹟的說法為「與其說是合乎理性的，不如說是好辯的物理學的糟糕品味」(mauvais goût de Physique raisonneuse, plutôt que raisonnable)，因為：

特別是在物理學研究中，理性是如此微弱、如此有限，以至於給予理性如此多的優點來反對信仰，這實在就是件違反理性的事。⁶¹

這個立場與前述拉巴神父的態度完全一致，都在要求人們限制無

⁵⁹ “Explication physique de la noirceur des Negres. Par le P. M. ** J. à S. Dominique. A Monsieur ***”, p. 1180.

⁶⁰ “Explication physique de la noirceur des Negres. Par le P. M. ** J. à S. Dominique. A Monsieur ***”, pp. 1181-1182.

⁶¹ “Dissertation sur l’origine des Nègres. Brochure in-12. De 24 Pages. Par M. R. Médecine à Lyon”, *Journal de Trévoux*, janvier 1744, rééd. (Genève: Slatkine Reprints, 1968), p. 172.

謂的好奇心，避免假借理性的名義而做出違反信仰的解釋。

於是，經過許多醫生、解剖學家的一連串觀察研究之後，到了十八世紀時，黑人膚色成因的問題依然無解，學界仍然搞不清楚黑人膚色究竟是由外在氣候、體內器官顏色、還是長期病變之後透過親代精液遺傳所形成的後天體質特徵。而且即使主張體內器官說，黑色到底是來自黑人的黑外皮、黑血液、黑精液，還是「網狀體」中的濃稠黑色液體，醫界同樣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當歐洲各地的醫生、解剖學家忙著運用他們手上的手術刀、解剖刀試圖解開黑人膚色成因之謎的同時，還有許多天主教學者也對這個議題感到興趣，然而他們之間的看法歧異多元，與學界相比實在不惶多讓：外在氣候環境說、內在器官說、奇蹟說等等，紛紛出籠，甚至還呼籲限制人類無止境的好奇心，停止研究無謂的議題。就在這種學說紛陳的熱烈氛圍中，黑人膚色的討論也引起了一些科學研究團體的注意。1741年，波爾多科學與文藝學院（L'Académie des Sciences, Arts & Belles-Lettres de Bordeaux）公開舉辦有獎論文競賽，懸賞的題目就是「黑人膚色的原因」；但是，可惜的是，「在眾多應徵作品中，該院並沒有發現值得獲獎的論文。」⁶²1748年，輪到第戎科學院（L'Académie des Sciences, Arts & Belles-Lettres de Dijon）徵求有獎論文，題目是：「甚麼引發遺傳疾病的傳遞？」⁶³

直到十八世紀中期，雖然西方學界對於黑人起源與膚色成因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仍無法得出共識，但是畢竟有一個新現象逐漸浮上檯面，引起關注：黑人父母偶然生出白色小孩。前面我們已經看到，荷蘭醫生皮索在討論黑人膚色時注意到這個現象，而拉巴神父更運用此怪異現象質疑外在氣候說與內在器官說的正確

⁶² “Nouvelles littéraires”, *Journal des Sçavans*, septetmbre 1741, (Paris: Chaubert, 1741), pp. 558B-559A.

⁶³ 轉引自：Victor Hilts, “Enlightenment views on the genetic perfectibility of man”, in Everett Mendelsohn (ed.), *Transformation and tradition in the scienc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57. 附帶一提，1790年時，第戎科學院的這個題目依然是巴黎皇家醫學會論文競賽的主題。

性。巴黎皇家科學院院士毛波推伊也注意到這個現象，並藉此論證人類單一起源。

三、毛波推伊的遺傳觀

一位年約四歲或五歲、⁶⁴雙親皆為黑人且膚色蒼白的小孩於 1744 年 1 月 8 日來到巴黎皇家科學院的聚會現場，由解剖學家莫宏 (Sauveur-François Morand, 1697-1773) 負責向與會學者介紹這位外形奇特的小孩，毛波推伊亦親自與會，在場聆聽。⁶⁵同年，毛波推伊以匿名方式在荷蘭萊頓出版《白色黑人〔展示〕之時的自然論》：據毛氏在該書〈序言〉中透露：見到這位白色小孩之後的第二天，他在科學院中「某位我不能說不的人士」⁶⁶建議之下，就開始以拉丁文寫下一些感想；毛波推伊本來不想出版，但經該人士力勸，勉為付印，但堅持不願具名，因為毛波推伊自認處身在一個「人們想要禁止我們所有思考行動的時代」。⁶⁷從隱匿作者姓名的行為來看，這已經暗示該作品中可能存在著一些與當時主流意見相悖離的極具爭議性看法。

《白色黑人〔展示〕之時的自然論》一開頭，毛波推伊就表明不願討論靈魂與肉體相互關係的玄虛主題，他只想限縮談論焦點於身體的生理形成，以及肉體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不同階段：「我不想以形上學家，而是以解剖學家〔的身分〕來處理這些問題」。⁶⁸這個態度也反映在 1745 年增補去年著作之後依然匿名出版的《自然的維納斯》書名上：主題聚焦於「自然」，而不在討論「形上學」。許多研究者都已經指出：毛波推伊運用黑人生出白色小孩的現象質疑當時學界普遍接受的「種子先存論」（上帝創世之時就已造出未來世世代代人類的種子），而且毛氏還大膽提出：人

⁶⁴ Maupertuis, *Vénus physique*, nouvelle éd. revue et augmentée (s.l., 1777), pp. 175-176.

⁶⁵ Mary Terrall, *The Man who Flattened the Earth*, p. 207.

⁶⁶ Maupertuis, "Préface", *Dissertation physique à l'occasion du negre blanc*, (Leyde, 1744), pp. i-ii. 原書〈序言〉並未編頁碼，此處頁碼為筆者自行補上，且 1744 年版的〈序言〉在之後的各種再版本中皆被刪除。

⁶⁷ Maupertuis, "Préface", *Dissertation physique à l'occasion du negre blanc*, p. iii.

⁶⁸ Maupertuis, *Vénus physique*, 1777, pp. 8-9.

類身體不是來是渺遠的神聖造物者，而是出自兩個世俗個體交媾所孕育而成，這使得《白色黑人〔展示〕之時的自然論》其實是一個討論生殖的小型論文⁶⁹。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毛波推伊關心的主題可能不只涉及生物個體的生殖過程而已，他還想藉由黑人生出白小孩的現象討論視野更廣闊的黑人起源問題。他在 1745 年版《自然的維納斯》〈序言〉中寫道：

〔1744 年的〕論文只是一個體系的前言，而藉由這個體系我們不只解釋白色黑人的出生，也〔可以解釋〕更困難、更重要的許多其它現象——我們所看到分布在地球上的不同人種。為什麼熱帶地區的居民是黑色？為什麼最為俊美的族群是在溫帶地區？為什麼寒帶地區只居住著醜陋的族群？所有這些不同人種如何可能只由最早的一對雙親產生出來？⁷⁰

這段文字明顯透露出毛波推伊認為外貌、膚色與氣候存在著相互對應的關係，但是如何證明外在生理特徵大異其趣的人類族群是系出同源？「白色黑人」的出生可能提供重要的思考線索。毛波推伊的這個寫作動機更顯示在 1745 年版《自然的維納斯》書中章節的原始標題上。如果拿 1745 年版《自然的維納斯》與 1768 年毛波推伊《著作集》⁷¹中所收錄的《自然的維納斯》相互比勘，我們就可以發現：1745 年版內容分成兩部分，其中 1744 年《白色黑人〔展示〕之時的自然論》轉變成為第一部分，另外新增〈論

⁶⁹ Jacques Roger, *Les sciences de la vie dans la pensée français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Albin Michel, 1993), p. 474, Réédition; Michael Hoffheimer, 'Maupertuis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Critique of Preexistence', pp. 119-144; Davis Beeson, *Maupertui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pp. 174-175; Mary Terrall, *The Man who Flattened the Earth*, pp. 213-214.

⁷⁰ Maupertuis, "Préface", *Venus physique*, s. l., 1745, pp. i-iii. 原書〈序言〉並無頁碼，此處頁碼為筆者自行添加，且 1745 年版的〈序言〉在之後的各種再版本中皆被刪除。

⁷¹ Maupertuis, *Oeuvres*, vol. II, (Hildesheim: Georg Olms Verlagbuchhandlung, 1965). *Reproduction photographique de l'édition de Lyon, 1768.*

黑人的起源〉(Dissertation sur l'origine des noirs) 為第二部分；⁷²在 1768 年版中，第一部分標題改為〈論動物的起源〉(De l'origine des animaux)，第二部分標題則換成〈人類中的變異〉(Variétés dans l'espèce humaine)。1745 年版的原始標題「論黑人的起源」清楚呈現：毛波推伊之所以對「白色黑人」有高度興趣，主要與當時西方學界探討黑人起源與膚色成因的熱烈氛圍有關，而且他也像拉巴神父、1738 年匿名神父一樣，注意到黑人生出白小孩的怪異現象。但可惜的是，《自然的維納斯》後來各種不同版本的重印本，內容與標題皆與 1768 年版相同，反而抹除了足以瞭解毛波推伊研究「白色黑人」的最初動機。

毛波推伊以動物身體的人為形塑為例證，然後轉而論證人類生理特徵的變化。這位十八世紀的法國學者注意到許多新品種的狗、鴿子與金絲雀，都是以人工方式培育出來的：雖然剛開始時，新的生理特徵只出現在少數「意外的個體」(des individus fortuits)，但是只要經過好幾個世代的人工反覆繁殖，這些少數個體終將變成大自然中從來沒有的新品種。⁷³然而，人工方式在動物身上所創造的生理變異不管多麼花俏、多麼繁複，只要人類放手不再干涉，花費的心血最終都將回到原點：「〔人為技藝的〕產物永遠試圖恢復先前狀態」。⁷⁴人工培育動物經驗中所看到的「返祖現象」(atavisme) (子女長得不像父母卻反而像間隔好幾代的祖先)，使得毛波推伊進一步應用在人類身上：

從黑人族群中，這些突然出生的白色小孩，我們或許可以得出結論：白色是人類最原始的顏色，黑色僅僅只是幾個世紀以來才成為的一個遺傳變異，但是〔這個變異〕並沒有完全消除一直企圖重新出現的白色。因為，我們找不到相反的現象：我們沒有看到從白色先人生出黑色的小孩。⁷⁵

⁷² Maupertuis, *Vénus physique*, 1745, p. 119.

⁷³ Maupertuis, *Vénus physique*, 1777, pp. 167-168.

⁷⁴ Maupertuis, *Vénus physique*, 1777, p. 190.

⁷⁵ Maupertuis, *Vénus physique*, 1777, pp. 190-191.

如果黑人來自白人，接下來必須解決的就是當時困擾學界的棘手問題：黑人膚色的變異到底是如何造成的？毛波推伊認為，每一個個體的精液內都含藏了來自全身各部位送來的「粒子」(parties)，而這些無數「粒子」的聚集就足以保持同一物種的類似性。⁷⁶如果精液中類似祖先「粒子」的數量保存非常多，後代的體質特徵將維持不變。雖然可能偶然出現少數不像祖先的個別子女，這些不像祖先的身體特徵會釋出「粒子」到精液中，然後透過生殖作用把體態變化傳到下一代，但是發生變異的個體還是會一直試圖回到原初狀態；如果精液中類似祖先的「粒子」在數量上越來越少，最後少於不像祖先的「粒子」，這個時候變異體態才會占了上風，於是後代子嗣的外貌就不像原初先人。當具有全新體態的人數逐步擴增，反而只有在非常罕見的情況下，才會突然出現類似祖先外形特徵的少數後代。⁷⁷雖然毛波推伊認為體內精液扮演親子之間外型變化的遺傳任務，但是他並沒有否認外在氣候環境可能也參一腳：

此外，雖然我在這裡假設所有這些變異的基礎在於精液本身，但我並沒有排除氣候與食物可能造成的影響。熱帶地區的高溫似乎比較會激發使皮膚變黑而不是變白的「粒子」。經過長期相續的好幾個世紀之後，我不知道氣候或食物的影響會走到哪個地步。⁷⁸

對於黑人膚色的成因，毛波推伊的態度好像猶豫不決：表面上，他似乎傾向內在精液說，卻又不願放棄外在氣候環境說；但是更深一層來看，他卻企圖為當時涇渭分明的兩派看法找尋結合的可能性。對他來說，如果精液是黑人膚色的遺傳機制，重點不在於它的顏色是否為黑色，而在於遺傳功能如何產生：精液遺傳功能的發動在於外在氣候的高溫可以營造出有利的內在體質，使得形

⁷⁶ Maupertuis, *Vénus physique*, 1777, p. 184.

⁷⁷ Maupertuis, *Vénus physique*, 1777, pp. 185-187.

⁷⁸ Maupertuis, *Vénus physique*, 1777, pp. 188-189.

成黑膚色「粒子」的活動力贏過構成白膚色「粒子」的活動力，於是原有的白膚色逐漸深色化，最終產生黑膚色。最初，黑膚色可能只在少數人身上出現，經過好幾個世代的生殖作用之後，黑人就形成一個與白人祖先不同的特殊種族；但是，黑膚色畢竟屬於外在環境所引發的偶然變異，黑人體內原有的白膚色仍無時無刻蠢蠢欲動，想回歸原始狀態，於是黑人才會突然生出白色胎兒，而「白色黑人」的出生就是一種返祖現象；透過「白色黑人」的案例正好證明黑人的祖先是白人，所有的人類都出自同一個來源。前面已經提過，解釋黑人膚色成因時，十七世紀英格蘭學者布朗反對外在氣候說時就已經指出精液的重要性：生理的病態現象促成體質特徵的改變，而精液可能扮演傳遞變異特徵的角色；與布朗相同，毛波推伊雖然也肯定精液具有傳遞後天體質特徵的功能，但是後者卻認為外在氣候環境才是改變膚色的真正主因。

然而，毛波推伊的看法並不能說服外科醫生兼盧昂科學院（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Rouen）秘書勒嘎（Claude-Nicolas Le Cat, 1700-1768）。1765 年，在其《論人類膚色》書中，勒嘎不只斷然否認黑色是帶有上帝懲罰意味的顏色，⁷⁹他甚至懷疑外在高溫能改變人類膚色，理由在於：黑人遷居寒帶持續生出黑人，白人搬到熱帶還是生出白小孩。⁸⁰而且，如果高溫使得膚色烤焦而變黑，怎麼可能在非洲熱帶地區有白色種族存在？

在這個舊大陸最炎熱的地帶——非洲中部——被發現〔存在〕一個具有其黑人同胞的所有外型特徵、但膚色〔卻是〕牛奶白的白人種族。⁸¹

勒嘎引用的證據係來自裴洛斯神父（Antoine-François Prévost, 1697-1763）編輯的《遊記集》所拼湊而成，若細究其內容，就可

⁷⁹ Claude-Nicolas Le Cat, *Traité de la couleur de la peau humaine*, (Amsterdam, 1765), p. 7.

⁸⁰ Claude-Nicolas Le Cat, *Traité de la couleur de la peau humaine*, p. 10.

⁸¹ Claude-Nicolas Le Cat, *Traité de la couleur de la peau humaine*, p. 4.

以發現所有的材料都和「白色黑人」有關：⁸²這位法國醫生極可能誤把這些零星出現的「白色黑人」個案當成非洲內陸的白色種族。勒嘎所舉的例證雖然是錯的，但是我們能從這個誤解看到：即使近代西方學者彼此看法不同，卻都沒有辦法忽略「白色黑人」的存在。

身為外科醫生，勒嘎並不只憑藉閱讀遊記來探究黑人膚色，他還運用解剖學的方法來解釋其成因。根據解剖許多黑人遺體的經驗，他發現：黑人大腦中的「動物黑素」(oethiop animal) 在神經系統內部到處流動，而遍布黑人全身神經系統的「乳頭狀凸起」，則在分泌「神經液」(le fluide des nerfs) 的同時，滲出此「動物黑素」；於是，「動物黑素」在眼球形成「脈絡膜」(choroïde) 中的黑色液體，在皮膚則形成黑色「網狀體」。⁸³所以，勒嘎的結論是，「脈絡膜」的黑色液體與皮膚的黑色有密切的連動關係，而他也可以用這個結論進一步解釋老人之所以視茫茫的原因：當人生步入晚年時，「脈絡膜」的黑色液體會隨著年齡增長而逐漸變淡，所以老人才會經常抱怨眼睛看不清楚。⁸⁴按照相同的邏輯，勒嘎就能夠說明「白色黑人」白天難以視物，而晚上視力卻異於常人的奇特現象：「白色黑人」的「脈絡膜」中缺乏可以吸收光線的「動物黑素」，所以不斷折射的光線持續直接刺激視神經，遂使得「白色黑人」的雙眼流淚且眼球不斷轉動以避開刺眼陽光；反過來說，黃昏暮色或夜間黑暗就不會有刺激眼睛的強烈光線出現，因此「白色黑人」的夜間視力才會比白天好⁸⁵。

根據黑人神經系統所分泌的黑色「神經液」，勒嘎主張：白人與黑人膚色的不同，不是來自黑人的黑血、黑膽汁，因為雙方的血液與膽汁分別都呈現紅色與黃色，並無二致；⁸⁶兩者膚色的差別

⁸² Claude-Nicolas Le Cat, *Traité de la couleur de la peau humaine*, p. 102.

⁸³ Claude-Nicolas Le Cat, *Traité de la couleur de la peau humaine*, pp. 57-58.

⁸⁴ Claude-Nicolas Le Cat, *Oevres physiologiques de M. Le Cat*, t. II: *Traité des sens en particulier* (1739), (Paris: Vallet-la-Chapelle, 1767), pp. 395-397.

⁸⁵ Claude-Nicolas Le Cat, *Traité de la couleur de la peau humaine*, pp. 106-107.

⁸⁶ Claude-Nicolas Le Cat, *Traité de la couleur de la peau humaine*, p. 76.

主要來自雙方「神經液」的不同，白人的「神經液」為白，黑人的「神經液」為黑。⁸⁷此外，勒嘎還認為，黑人大腦中的「動物黑素」足以證實古代學者史特拉波（Strabo, 64 or 63 B.C.E.-c. 24C.E.）「人類膚色在其父母精液中」的想法，因為「沒有人會懷疑大腦是精液的一部分」。⁸⁸於外在說與內在說之間，勒嘎毫不猶豫支持內在說而排除外在氣候說，甚至連毛波推伊所苦心構思的折衷說他也無法接受。

幾年之後，荷蘭學者德波（Cornélius de Pauw, 1739-1799）出版《關於美洲人的哲學研究》，書中他仍然強力促銷「炎熱高溫是人類中膚色變異的真正原因」，⁸⁹理由在於：

赤道之下的高溫〔影響〕人類體質的許多結果，就正是我們在解剖黑人時以及分析他們的最基本體液時所發現的諸多現象：他們腦髓中的黑色物質、幾乎全黑的松果腺、黑色的視神經結、比我們〔血液〕更深色的紅色血液；最後，他們精液的顏色被染上了與我們在其「網狀體」薄膜中所找到的相同顏色。⁹⁰

此外，黑人體內這些烏七八黑的器官、體液會不停釋放出黑色的原子，而這些原子吸附在黏稠的「網狀體」上，就呈現出黑色的膚色。⁹¹於是，對德波來說，黑人身體內部充滿黑腦、黑神經、黑血、黑精液，這些當時醫界有關黑人膚色成因的分歧說法，都成為他拼湊證明外在氣候的強大威力足以徹底深入黑人體內、改變舊有顏色的最確切證據。德波還指責當時學者忽略一些古代人士（其中包括史特拉波在內）早就知道的事實：黑人的黑色明顯蘊藏在他們的精液物質之中。⁹²而且，身體健康的黑人精液中所蘊含

⁸⁷ Claude-Nicolas Le Cat, *Traité de la couleur de la peau humaine*, pp. 42-43.

⁸⁸ Claude-Nicolas Le Cat, *Traité de la couleur de la peau humaine*, p. 58.

⁸⁹ Cornélius de Pauw, *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Américains*, t. I, (Paris: Jean-Michel Place, 1990), p. 178. Réédition en facsimilé de l'édition de 1774.

⁹⁰ Cornélius de Pauw, *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Américains*, t. I, pp. 170-171.

⁹¹ Cornélius de Pauw, *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Américains*, t. I, p. 174.

⁹² Cornélius de Pauw, *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Américains*, t. I, p. 171.

的黑色物質相當頑強，難以去除而持續在後代顯現，所以黑人皮膚的顏色必須等到與其他膚色的人種混種達到四代以後，才會從子代的身上消退殆盡。⁹³因此，他大聲疾呼：「我確信：人們膚色越深，他們精液的顏色也就越深。」⁹⁴

德波結合當時解剖學家研究成果以及古代學者想法，推論出「氣候影響深入黑人體內，再透過精液中來自全身各部位的黑色原子，以傳遞生理特徵於後代子嗣」：這個結論明顯綜合外在說與內在說，不只反駁了勒嘎對外在氣候力量的質疑，更可能為毛波推伊於 1745 年所提出的類似看法做辯護。更值得注意的是，德波與勒嘎雖然對外在氣候說各持不同見解，但是這兩位近代學者卻都主張黑人膚色的遺傳機制在其精液，且雙方都曾引述古代學者史特拉波的意見。這暗示十八世紀學者在討論黑人膚色成因時，他們所構思的意見中極可能夾雜著某些古代傳統的因子。接下來，我們將嘗試為近代學者的想法追溯可能的古典淵源。

四、古典傳統

古代地理學者史特拉波在其著作《地理學》一書中討論外在氣候環境與人體生理特徵之間的關聯時，他徵引許多學者的不同說法，而且在相互參照之餘，他還提出自己的評論與看法。根據史特拉波在書中簡要轉述：波賽東尼厄斯（Poseidonius, c.235-51 B.C.E.）認為，熱帶地區（the tropics）由於太陽當頭直射，且附近沒有雲霧繚繞的高山以造雨，再加上無河流流經，使得當地被太陽烤乾（parched），因而出現「捲毛、摺曲角、凸唇、扁鼻且四肢被高溫所扭曲變形的生物」；⁹⁵但是，伊拉特斯殿恩（Eratosthenes, c.276-c.195 B.C.E.）以及波利比厄斯（Polybius, c.200-118 B.C.E.）卻都主張，赤道地區由於地勢高亢，兼之夏季北

⁹³ Cornélius de Pauw, *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Américains*, t. I, p. 171.

⁹⁴ Cornélius de Pauw, *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Américains*, t. I, p. 192.

⁹⁵ Strabo, *Geography*, vol. I, "Book 2.2.3",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orace Leonard Jon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1997), p. 367.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風吹來的雲系與山巔相遇之後，雲層變冷而降雨，導致溫度降低，熱帶地區反而氣候溫和。⁹⁶綜合上述看法，史特拉波認為，即使位居理應炎熱的南方緯度，高山、高原的存在可能使得熱帶部分地區的天氣保持寒冷。⁹⁷此外，除了降水使得熱帶產生不同區域的高低溫差之外，空氣濕潤的程度也會形塑各個區域的熱帶住民體質上的差異：亞里斯托布魯斯（Aristobulus, c.375-301 B.C.E.）就主張，印度潮濕的空氣可能造成當地的水與土地更具營養、更有生產力，所以當地的陸地與水生動物的體型比起其它地方的動物更為巨大。⁹⁸因此，史特拉波強調，學者必須綜合考量所有熱帶區域的地勢變化與乾溼差異所創造的不同氣候條件之後，才有可能解釋同處熱帶的印度人與衣索比亞人在外觀上的區別：「印度人的體型與利比亞的衣索比亞人不同，因為印度人在體質上有較好的發展，而且較少遭受乾燥空氣的燒烤」。⁹⁹而且史特拉波還更進一步以空氣的乾溼差異指出：雖然南印度人膚色類似衣索比亞人，但由於空氣潮濕的緣故，南印度人並沒有捲髮。¹⁰⁰史特拉波這些較為細緻的觀察與推論，都在提醒學者不應該過度執著大範圍的氣候劃分，反而要特別注意不同區域的獨特地形以及空氣特性，才能對於各地氣候差異所造成的體質變化有更為深刻的理解。

至於黑人膚色的成因，史特拉波在《地理學》書中曾經徵引另外兩位學者的想法作為討論的起點：賽奧迪克特（Theodectes, c. 380- 340 B.C.E.）認為，接近衣索比亞國境的太陽造成當地居民的黑膚與捲髮；但是奧內西克里特斯（Onesicritus, c.360-c.290 B.C.E.）並不贊同前述看法，因為太陽光照射到地球所有民族的距離都一樣，而奧氏所持的另外一個理由為：「溫度不是膚色變黑

⁹⁶ Strabo, *Geography*, vol. I, "Book 2.3.2", 1997, pp. 373, 375.

⁹⁷ Strabo, *Geography*, vol. I, "Book 2.1.15", 1997, p. 275.

⁹⁸ Strabo, *Geography*, vol. VII, "Book 15.1.22", 1995, p. 37.

⁹⁹ Strabo, *Geography*, vol. I, "Book 2.3.7", 1995, p. 395.

¹⁰⁰ Strabo, *Geography*, vol. VII, "Book 15.1.13", 1995, p. 21.

的原因，因為陽光接觸不到位於子宮中的胎兒。」¹⁰¹史特拉波接著評論道：

……把原因歸咎於太陽及其焦熱（scorching）的那些人士的想法比較好，因為焦熱造成皮膚表面的潮濕水分大大不足。而且我堅信這與下列事實相符：印度人沒有羊毛捲髮，他們的皮膚也沒有過於烤焦，這是由於他們擁有濕潤的空氣。此外，在子宮中的胎兒已經藉由「精液的賦予」（seminal impartation），在顏色上變成像他們的父母一樣；因為，天生的愛好傾向以及其他的外表相似，也都同樣如此解釋。……¹⁰²

史特拉波認為空氣的乾溼程度固然影響人體膚色深淺，但如果究其根柢，營造乾溼差異環境的熾熱陽光才是造成黑人膚色的主因。然而，如果子宮中黑人胎兒的膚色已經透過精液而確定，外部環境（例如：乾溼差異）所造成的不同膚色是否與體內精液有連動關係？在上引說明文字中，我們完全無法判斷外在因與內在因之間的關聯，也無法確知精液來源是否與人體各部位有關。雖然史特拉波的立場相當模糊，但是十八世紀學者勒嘎與德波卻對這位古代學者的說法各取所需：雙方都接受史特拉波書中敘述的「黑人膚色透過精液遺傳給後代」的看法，但是勒嘎避談這位古代地理學者思想中有關外在氣候說的面向，而德波則忽略史特拉波以內在精液說否定外在氣候說的立場。

其實，比史特拉波更早，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其《歷史》的部分章節中已經討論過黑人膚色成因的問題。在《歷史》〈第二卷〉中，希羅多德談到尼羅河起源地時，轉述他所打聽到的一些有關利比亞內陸「由於炎熱而荒無人居之處」¹⁰³的資訊：

¹⁰¹ Strabo, *Geography*, vol. VII, "Book 15.1.24",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orace Leonard Jon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1995), p. 39.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¹⁰² Strabo, *Geography*, vol. VII, "Book 15.1.24", pp. 39, 41.

¹⁰³ Herodotus, *Herodotus*, vol. I, "Book II.31",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 D. Godley,

根據某些那撒孟人（certain Nasamonians）的說法，他們之中有些人曾經在前往利比亞內陸探險的途中，遇到「一些身材比平常人要更加矮小的人」，而這些矮人膚色是「黑色的」。¹⁰⁴在這些簡單的敘述中，我們雖然知道有些身材矮小的黑人可能居住在非洲內陸炎熱地區，但是黑膚色與炎熱氣候之間是否有直接關係？在這個得自他人所轉述的資訊中，希羅多德並沒有多做說明。

此外，在同一卷中討論尼羅河夏季氾濫原因時，希羅多德列舉了前人所提出的三個可能原因：夏季的西北風吹向尼羅河口造成河水無法入海、¹⁰⁵尼羅河源自環繞全地球的海洋、¹⁰⁶融雪造成河水暴漲。¹⁰⁷希羅多德分別對這三種解釋一一予以駁斥。其中，他駁斥第三種解釋所持的理由是：尼羅河發源於利比亞，經由衣索比亞中部而流入埃及，「鑒於尼羅河從最炎熱的地方流入大部分較冷的地區，它如何可能由融化的雪所形成？」¹⁰⁸那麼如何證明尼羅河發源於不可能降雪的炎熱氣候區？希羅多德的證據計有：

……從利比亞以及衣索比亞吹出來的風是熱的。第二個證據是，這個地區從來沒有下雨、降霜；因為降雪之後，必然在五天之內有雨；所以，這些地方只要有雨，當地就會有雪。第三個證據是，由於氣溫炎熱，當地的人們〔的膚色〕是黑色的。……¹⁰⁹

從這些文字來看，希羅多德可能支持「外在炎熱氣候使膚色變黑」的看法。但是，事情似乎並沒有那麼簡單。在《歷史》〈第三卷〉描述印度風俗的段落中，希羅多德還插入了下面這一段話：

這些……印度人如同家畜一般的公然交媾；他們像衣索比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revised and reprinted, 1990), p. 311.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¹⁰⁴ Herodotus, *Herodotus*, vol. I, "Book II.32", 1990, pp. 311, 313.

¹⁰⁵ Herodotus, *Herodotus*, vol. I, "Book II.20", 1990, p. 299.

¹⁰⁶ Herodotus, *Herodotus*, vol. I, "Book II.21", 1990, p. 299.

¹⁰⁷ Herodotus, *Herodotus*, vol. I, "Book II.22", 1990, p. 299.

¹⁰⁸ Herodotus, *Herodotus*, vol. I, "Book II.22", 1990, p. 299.

¹⁰⁹ Herodotus, *Herodotus*, vol. I, "Book II.22", 1990, pp. 299, 301.

亞人一樣，〔皮膚〕都是黑色的。此外，他們的精液（genital seed）與其他人的〔精液〕不同，而是與他們的皮膚一樣都是黑色的，而且在這方面〔也〕類似衣索比亞人〔精液的顏色〕。¹¹⁰

這段文字明顯主張黑人膚色來自其體內的黑色精液。於是，關於黑人膚色成因的主題，在希羅多德的《歷史》中存在著兩個不同的解釋方式：一傾向外在氣候說，一傾向內在精液說。但是，內在精液說方面，我們可以發現希羅多德與史特拉波之間存在著一個細微的不同：前者主張黑人的精液是黑色，而後者在其著作中並沒有明確提到黑人精液為黑。至於外在氣候說與內在精液說之間是否有潛在的關聯，這兩位古代學者都完全沒有觸及這個議題。另一位古代學者希波克拉提斯的意見，或許可以提供外在氣候說與內在精液說之間的平衡點。

這位古希臘醫生在其著名的短文〈論空氣、水與地點〉中，一再強調自然氣候環境會透過許多方式影響人體生理功能，飲食即為其中之一：

……最低劣的水或來自於懸石峭壁（rochers），〔因為這些懸岩〕必然使得流水變硬；或來自於〔含有〕熱水、鐵、銅、銀、金、硫磺、明礬、瀝青或硝石的土地：所有這些都是炎熱的結果，所以這種土地的水質不可能好，而是沉重的且〔會使人〕發熱的；這種水不易藉由尿液排出，還會阻礙腸胃排遺。¹¹¹

炎熱氣候使當地富含各種礦物，而附近的雨水或河水沾染這些礦

¹¹⁰ Herodotus, *Herodotus*, vol. II, “Book III.101”, revised and reprinted, 1995, p. 129. 附帶一提，「黑人精液顏色為黑」的敘述文字在希羅多德《歷史》的另一個英譯本中並未譯出。參：Herodotus, *Histories*, translated and notes by George Rawlins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om Griffith, “Book III.101”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1996), p. 270.

¹¹¹ Hippocrate de Cos, ‘Des airs, des eaux et des lieux’, *De l’Art Médical*, traduction d’Emile Littré, textes présentés, commentés et annotés par Danielle Gourevitch, (Paris: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1994), p. 104. Collection Bibliothèque Classique.

物使得水質硬化，一旦經由攝食進入人體，將使得原本運作良好的體質轉劣，致生疾病。這段引文可能就是 1738 年匿名神父在其〈黑人之黑膚色的自然解釋〉文中，構思礦區環境改變當地居民膚色想法的由來。對希波克拉提斯來說，外在環境除了與人體健康與否息息相關之外，也與精神心理狀態有所關聯：由於亞洲的季節溫度變化不大，使得亞洲人天性怯懦；相較之下，四季溫差明顯的歐洲則造就了歐洲人較為兇殘、難以駕馭的性格。¹¹²但是，希波克拉提斯沒有忘記提醒我們：只要實施適當的制度、法律與習俗，時間一久，人為力量就能夠克服外在自然氣候環境加諸於當地居民於精神心理狀態上的限制：

……一開始是風俗習慣在頭的外形上一再用力以造成改變，但是久而久之，這種改變成為自然的，所以風俗習慣的介入就不再是必要的。因為，精液（la liqueur séminale）來自身體的各個部位：〔來自〕健康部位〔的精液是〕健康的，〔來自〕生病部位〔的精液則是〕有病的。如果，一般來說，禿頭父母生下禿頭小孩，藍眼父母生下藍眼小孩，斜視父母生下斜視小孩，其它〔身體外形〕的變化就可以依此類推：〔所以，〕一個大頭族的人（un Macrocéphale）生下大頭小孩有什麼困難呢？但是，今天和以前不一樣了：在和其他人經常往來接觸〔的情況下〕，大頭族的風俗習慣已經消失了。……¹¹³

根據希波克拉提斯的解釋，正常而健康的親代，其精液包含來自人體各個部位所提供的物質，所以可以生出正常而健康的兒女；一旦某個部位發生非自然變異或人為殘損，該部位就無法提供相關物質進入精液之中，而非正常部位便透過生殖作用傳遞到下一代子孫。隨著時間的累積，原本屬於非正常的部位會逐漸「正常化」，成為該家族或族群的自然特徵；但是，後天人為的身體特徵

¹¹² Hippocrate de Cos, 'Des airs, des eaux et des lieux', *De l'Art Médical*, pp. 115, 121-122.

¹¹³ Hippocrate de Cos, 'Des airs, des eaux et des lieux', *De l'Art Médical*, p. 114.

並不是永久的：只要人們停止改造身體的風俗習慣，已經變異殘損的部位將會提供相關物質進入精液之中，而透過生殖作用逐漸使得缺失的身體部位恢復改造之前的原貌。

在其《動物研究》一書討論動物生殖的章節中，亞里斯多德直言完全不相信希羅多德所主張的黑人精液為黑的看法：

……有毛髮的動物其精液（semence）具有黏性，其他動物的精液則不具有這種黏性，所有動物的精液都是白色的。因此，當希羅多德寫道「衣索比亞人排出黑色精液」時，他是弄錯了。如果精液是健康的，其顏色既白且稠；一旦排出體外，它就變既稀又黑。……¹¹⁴

在另外一本著作《動物生殖》中，亞里斯多德依然認為精液為白色：「離開動物身體時，精液是濃稠且色白，但當它冷卻時，則變成如水般的液體，且是水的顏色。」¹¹⁵當他解釋精液呈現白色的原因時，仍不忘再度批評希羅多德：

……在所有的案例中，精液（semen）都是白色的。當希羅多德談到衣索比亞人的精液是黑色的時候，他是錯誤的；這就好像希羅多德自己能夠看到黑人有白牙齒，〔卻仍然認為〕所有與黑人有關的事物都必然是黑色的一樣。精液色白的原因在於它的泡沫，而泡沫是白色的，最白的精液含有最微小的粒子（particles），它們是如此的微小以至於連一個泡沫都不能被肉眼觀察到。……¹¹⁶

雖然在《動物生殖》中，亞里斯多德只有解釋肉眼難察的「微小泡沫」使得精液呈現白色，而並沒有說明為什麼健康身體排出的

¹¹⁴ Aristote, *Histoire des animaux*, “Livre III. Chapitre 22”, traduction, présentation, et notes par Janine Bertier (Paris :Gallimard, 1994), p. 196. Collection Folio Essais.

¹¹⁵ Aristotle, *Generation of animals*, “Book II.II”,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 L. Pec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reprinted, 1990), p. 157.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¹¹⁶ Aristotle, *Generation of animals*, “Book II.II”, pp. 163, 165.

精液過一段時間之後會「變黑」。雖然如此，我們至少可以推測：對亞里斯多德來說，健康黑人與健康白人的精液顏色並沒有不同，都是白色；如果黑人的精液在體外呈現黑色，這可能只是希羅多德沒有更加深入觀察貯存在黑人體內精液的顏色罷了。可能基於亞里斯多德的反駁，史特拉波才會對於希羅多德的看法持保留的態度，而在其《地理學》書中沒有提到黑人精液為黑色。但是，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關於黑人膚色的成因，亞里斯多德是不是傾向內在精液說，而完全忽略氣候環境與身體特徵之間的關聯？可能沒有。在討論動物毛髮的鬆軟與堅硬時，他認為這與飲食精粗、氣候寒熱的差異有關。¹¹⁷綜合以上這些段落來看，亞里斯多德非常可能認為黑人膚色與精液顏色並無直接關係，而膚色的不同必須歸因於飲食與外在氣候環境。

至於希波克拉提斯已經討論過的親子之間身體特徵的遺傳問題，亞里斯多德在《動物研究》書中也曾經觸及：

傷殘的父母生出傷殘的子女，跛腳的父母生出跛腳的子女，盲眼的父母生出盲眼的子女：一般來說，孩童常常帶有一些非自然特徵的外表，以及類似其父母所擁有的標記（signes），例如腫瘤或傷疤。這種外表的標記曾有傳到第三代的紀錄，……。然而，這種外表的標記實際上出現的頻率並不高，而且大多數時間並不會發生，因為傷殘父母會生出完整無缺的小孩：〔所以〕這類事情並沒有確切的規則可循。子女或像其父母，或類似其遠祖，但有時會出現完全不像其祖先的情況；然而，相似性可能經過幾代之後重新出現：如同這位與衣索比亞人通姦的艾利斯（Elis）婦女，她生出來的女兒並不是黑膚色的，而是她女兒的女兒〔膚色才是黑的〕。¹¹⁸

¹¹⁷ Aristote, *Histoire des animaux*, “Livre III. Chapitre 10”, p. 176.

¹¹⁸ Aristote, *Histoire des animaux*, “Livre VII. Chapitre 6”, pp. 399-400. 亞里斯多德在《動物生殖》一書中談到遠祖的體質特徵經過好幾代之後，仍然會在後代子孫中再度出現，他還是舉艾利斯婦女這個例子，但是敘述與《動物研究》中的說明有些不

親代所擁有的後天身體特徵（外力意外造成的肢體殘損、成長過程中偶然形成的怪異腫瘤）是否會遺傳給子代？與信心滿滿的希波克拉提斯相比，亞里斯多德的態度則頗為模糊：雖然他並沒有完全排除後天遺傳的可能性，卻也沒有全盤確認這種現象一定會發生。前引這一大段語意曖昧的文字或許可以用《動物生殖》中的這句話做概要說明：「不是所有傷殘父母都生出傷殘子女，就如同不是所有子女都像父母一樣。」¹¹⁹值得注意的是，當亞里斯多德論及返祖現象時，他所舉的證據正好是黑男與白女相互交合所生出的不同膚色後代。但是，與希波克拉提斯不同，亞里斯多德在談論後天身體特徵的遺傳時，並沒有明確點出精液可能扮演重要角色。

對於呂克萊斯（Lucretius, c.99-c.55 B.C.E.）來說，黑人膚色毫無疑問是來自炎熱氣候。在其《論自然》的詩作中處理尼羅河河水在夏季氾濫的奇特現象時，呂克萊斯列舉四個原因：夏季北風的吹拂或北風激起海浪所沖刷來的泥沙，都會阻礙河水流入海中，而且北風吹來的雲層一遇高山，就形成冷卻效應而降下大雨，另外可能還有衣索比亞高山融雪帶來巨大水量。¹²⁰上述四個原因，細心的讀者應該可以發現，其中三個與希羅多德的《歷史》中所提出的三個理由完全相同。而且，呂克萊斯還提到尼羅河發源於南方內陸深處的熾熱地區，而且該處居住著「染上燒焦顏色的黑色種族」。¹²¹但是，與希羅多德不同的是，呂克萊斯並沒有以衣索比亞人的黑膚色做為駁斥夏季尼羅河河水來自融雪說的依據。此外，呂克萊斯還在書中提出詳細的論證，解釋外在環境如何改變人體生理機制的運作：人們生活周遭的空氣中，其實充滿了有益身體的原子（*atomes*），以及會導致疾病甚至死亡的原

同：「她生出來的女兒並不是黑膚色的，而是她女兒的兒子〔膚色才是黑的。〕」（Aristotle, *Generation of animals*, “Book I.XVIII”, p. 55.）

¹¹⁹ Aristotle, *Generation of animals*, “Book I.XVIII”, p. 71.

¹²⁰ Lucretius, *De la Nature*, ‘Livre VI’, traduction, introduction et notes de José Kany-Turpin, édition revue (Paris: GF Flammarion, 1998), pp. 435, 437, lignes 712-737.

¹²¹ Lucretius, *De la Nature*, ‘Livre VI’, p. 437, lignes 721-723.

子；當後者偶然結合在一起，有毒的空氣於焉形成；¹²²人們與牲畜的肉體都可能遭受有毒氣體的滲透，或經由攝食吃下受到沾染有毒原子的水或穀物。¹²³致病的毒氣可能來自雲霧，也可能來自土地內部——特別是充滿雨水又經陽光曝曬的濕潤土壤，一旦腐敗就會產生疫病；¹²⁴因此，生活在不同氣候中的種族，不只各自產生大不相同的膚色以及面貌，更會罹患各地特有的風土病。對於上述所有這些人體生理的變化，呂克萊斯歸因於：「空氣的變異是原因」。¹²⁵這段文字非常可能就是前述十八世紀的杜波修道院長在其《詩與繪畫的批判反思》書中，解釋外在環境改變當地居民膚色想法的重要淵源：他曾在討論外在氣候環境與人體的關係時，兩度引用呂克萊斯的《論自然》的詩句。¹²⁶按照呂克萊斯的思維邏輯，杜波修道院長也許可以推論出：熱帶地區毒辣的陽光使得白人膚色逐漸變深，最後成為黑色；一旦膚色變黑，不只陽光與高溫的環境持續，而且當地土壤不斷揮發出微小物質進入空氣中，再加上當地特有的飲食素材，不論空氣、水土與食物，都為黑膚色的維持營造出有利的條件。

在討論青春期的夢遺現象時，呂克萊斯主張：一旦發育成熟，身體只要受到外在刺激，就會形成「精液」(semence)——它是由位於全身各處的「本來居住地」(propres demeures)所流出形成，經由身體往下集中在某些神經部位，同時刺激生殖器官；¹²⁷而且，「慾望是雙方的」：男女兩性都有各自的精液，必須兩者互相混和才能成功孕育後代。¹²⁸從這些基本觀點出發，呂克萊斯進一步解釋親子外形相似的遺傳現象：女方精液的力量如果大於男方精液，子女就像母親；相反的，男方精液的力量如果勝於女方

¹²²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I', p. 457, lignes 1090-1101.

¹²³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I', pp. 457, 459, lignes 1119-1130.

¹²⁴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I', p. 457, lignes 1098-1102.

¹²⁵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I', p. 457, lignes 1110-1118.

¹²⁶ 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2, p. 222.

¹²⁷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IV', pp. 299, 301, lignes 1030-1057.

¹²⁸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IV', p. 309, lignes 1208-1210.

精液，後代外表就像父親；如果雙方精液的力量勢均力敵，混和均勻，子嗣則像雙親。¹²⁹但是，偶爾會出現子女既不像父也不像母，反而像祖先的情形。呂克萊斯指出，這是因為父母身體中「隱藏」許多遠祖所遺留下來的、以各種不同方式混和的「原子」(atomes)：

所以，維納斯隨機抽出不同的外形而再製祖先的特徵、聲音與頭髮因為所有這些來自於精液就和我們的力量、身體以及器官〔來自於精液一樣〕。¹³⁰

值得注意的是，呂克萊斯認為肖似遠祖的遺傳現象，主要來自於雙親精液之中無數世代所隱藏積累下來的祖先「原子」的偶然作用，這使得他的構想比起希波克拉提斯的看法（精液來自父母身體各部位）更加深化：精液除了來自父母輩身體的物質之外，還有歷代祖先身體的物質；精液不是一個緊密的整體，而是其中包含肉眼難以察覺、眾多來源的「原子」所形成的鬆散綜合，而氣候環境所造成的任何身體變化，都可能透過精液傳遞給後代子嗣。1745年毛波推伊在《自然的維納斯》、1774年德波在《關於美洲人的哲學研究》中所提出的結合外在氣候與內在精液的解釋模式，都非常可能是希波克拉提斯、尤其是呂克萊斯想法的近代翻版。根據後者的思維邏輯，這兩位十八世紀的學者或許可以推論出「白色黑人」在人類單一起源論上的重要意義：白人祖先在前往熱帶的遷徙過程中，由於外在氣候的炎熱與當地物產的攝食，使得膚色逐漸變黑，「黑化」的皮膚以及其他變黑的體液、器官都提供相關的黑色原子給精液，使得偶然出現的黑膚色透過精液遺傳給後代，然後再經由長時期的生殖作用，遂使後天獲得黑膚色的人們逐漸成為不同於白人的另外一個種族；然而，黑皮膚並不是穩定的顏色，黑人父母生出「白色黑人」的現象就是明

¹²⁹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IV', p. 309, lignes 1211-1218. 相同看法亦可見：*De la Nature*, 'Livre IV', p. 311, lignes 1229-1232.

¹³⁰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IV', p. 311, lignes 1223-1226.

證；所以，一旦黑人離開熟悉的熱帶生活環境，受到溫帶或寒帶溫度的影響，再加上黑人開始習慣溫帶或寒帶飲食習慣，其膚色與精液的顏色都將逐漸淡化，最終回歸原始的白色。雖然呂克萊斯《論自然》書中提到精液扮演親子體質特徵遺傳的功能，但是他並沒有提到精液的顏色，使我們無法判斷他是否贊成希羅多德的看法（黑人精液色黑）。

除了生物體與自然環境的可能互動之外，在《論自然》中，呂克萊斯還試圖解釋宇宙創生的機制與過程，想教導後代明瞭「主宰所有創造的條約（le pacte）」。¹³¹對於呂克萊斯來說，即使真的有眾神存在，祂們早就習於安逸靜謐的生活，根本懶得為渺小的人類創造天地宇宙而改變祂們自己的生活。¹³²因此，這個宇宙的出現並不是出自於眾神的聰明智慧，也不是來自眾神的嚴謹安排，而是大自然依靠原子的運動，經過無數偶然碰撞所生成的。¹³³經歷過眾原子之間的混亂狀態之後，性質相類似的原子逐漸互相聚集，早期地球於焉成形。由於這個新生地球的土地能夠「自發地創造出人類」（spontanément créé le genre humain），所以呂克萊斯才會稱呼土地為「母親」。¹³⁴除了正常的生物體之外，年輕的地球上也會出現各式各樣外型怪異的生物體，例如：有的缺手，有的沒腳，有的欠嘴，有的無眼，更有雌雄同體者（l'hermaphrodite）；但是，因為無法藉由嘴巴進食以取得必要的養分，或缺乏生殖器官以交媾繁衍後代，所有這些怪物最後都無法存活下來而滅絕。¹³⁵

在《論自然》中，呂克萊斯還主張，宇宙中沒有永恆不變的

¹³¹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 p. 319, ligness 55-56. 呂克萊斯明白指出：他對於宇宙創生的想法只是追隨伊比鳩魯（Epicure, 341-270 B. C. E.）的步伐與思維。

¹³²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 p. 325, lignes 165-169.

¹³³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 p. 339, lignes 420-431. 類似敘述亦可參： *De la Nature*, 'Livre V', p. 325, lignes 187-194.

¹³⁴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 p. 361, lignes 822-823.

¹³⁵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 pp. 361, 363, lignes 837-854. 但是，呂克萊斯認為地球上從來不可能有四肢大到足以轉動星球或跨越大海的人，也不可能類似人面獅身或人頭馬身的混種怪物存在，參：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 pp. 363, 365, lignes 878-919.

事物：

整體都在變，
大自然改變、修正所有事物。¹³⁶

於是，在造物者袖手旁觀，或者更確切的說，在造物者根本缺席的情況之下，歷經不知多少億萬光陰的原子一再結合、解體、結合、解體的無數次嘗試，終於出現物質宇宙以及智慧生物，而這種創造根本只是大自然藉由自己的力量所偶然生成。於是，大自然中必然不可違背的「條約」就是無休止的變化與原子之間偶然的聚散；而在這種被偶然機運所主宰的天地宇宙之間，不只沒有永恆規律可以預測未來，甚至根本連神聖造物者都不存在。

雖然在黑人膚色成因的議題上，呂克萊斯傾向結合外在氣候環境說與內在精液說，和毛波推伊的想法非常類似，但是在宇宙生成的構想上，後者與前者之間卻存在著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毛波推伊著重規律秩序，呂克萊斯則傾向偶然無常。毛波推伊在《宇宙論》書中曾經提到：有一位「天定秩序（la Providence）的最大敵人」¹³⁷主張宇宙創生過程毫無秩序可言，生命的出現完全是偶然，所以只有少數動物的身體結構能滿足生存所需，其他大多數生物體的組織結構則全無章法，或缺嘴或無生殖器，皆無法存活；根據毛氏書中註釋，這一幅缺乏造物者的創世圖像正是來自呂克萊斯的《論自然》。¹³⁸雖然我們目前無法確知毛波推伊是在什麼情況之下接觸呂克萊斯的著作，但是與這位古代學者不同，毛波推伊極力主張宇宙創生的背後必然有一個智慧的造物者存在，否則人們根本無法解釋有理智的生物從何而來：

在創造世界的同時，上帝就已經給予物質的每一個部分都

¹³⁶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 p. 361, lignes 830-831.

¹³⁷ Maupertuis, *Essai de Cosmologie*, in *Oeuvres*, vol. I, (Hildesheim and New York: Georg Olms Verlag, 1974), p. 10. Reproduction photographique de l'édition de Lyon, 1768.

¹³⁸ Maupertuis, *Essai de Cosmologie*, in *Oeuvres*, vol. I, p. 11, note (a). 根據法國學者卡洛的研究，雖然《宇宙論》出版於1750年，但毛波推伊可能早在1740年左右就已經開始撰寫此小冊。參：Emile Callot, *Maupertuis: le savant et le philosophe*, p. 107.

具有自我繁殖的性質……。由於智能是形成有機體的必要〔條件〕，因此，藉著上帝廣布於有機體〔各個〕成分中的〔自我繁殖〕性質而〔能夠〕自我形成的個體，與每次都由上帝大能直接生產的這些物體相比，〔前者〕使上帝的神聖性更偉大、更尊榮。¹³⁹

對這位十八世紀的法國學者來說，多采多姿的宇宙世界並不是造物者直接介入、指揮創造的結果，而是無數原子按照上帝所賦予原則，自動聚合所產生。表面上，這個物質宇宙來自這些原子的聚散離合，好像雜亂無章、缺乏規律、沒有造物者，但是上帝早就在最微小的物質中設定規範，而這些原子只不過是照章運作而已，實際上造物者依然存在。從這個有神論，或者更確實的來說，自然神論（le déisme）的態度出發，毛波推伊才會質疑「永久存在的原子間的偶然碰撞可以產生所有事物」的創世觀，而直斥主張此想法的人士為「褻瀆宗教」（impie）¹⁴⁰。

呂克萊斯與毛波推伊之間的差異，表面好像只是偶然說與秩序說的爭論，但若更深一層來看，雙方看法的不同非常可能衍生自宗教：文藝復興之後，隨著古典作品的重新出土，信仰天主基督教的近代西歐學界必須面對、甚至改造具有外教色彩的（pagan）希臘羅馬原子論，以符合當時教義。而首先把牛頓（Isaac Newton, 1642-1727）物理學引進法國的毛波推伊，極可能從自這位英格蘭學者得到改造的靈感。在《自然哲學與數學原理》討論完彗星運行軌道之後，牛頓認為：「太陽、行星、彗星的這個最美麗的體系，只可能源自一個聰慧且有大力上帝（Being）的審慎思慮以及統治支配。」¹⁴¹但是，這位造物者不具肉體也沒有外貌，人類看不見、摸不著更聽不到，怎麼知道祂的

¹³⁹ Maupertuis, *Essai sur la formation des corps organisés* (Berlin, 1754), p. 65.

¹⁴⁰ Maupertuis, *Essai sur la formation des corps organisés*, pp. 63-64.

¹⁴¹ Isaac Newton,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and his System of the World*, vol. 2,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Andrew Motte in 1729, the translations revised, and supplied with an historical and explanatory appendix by Florian Cajori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 1969), p. 544.

存在？牛頓建議：

我們只能藉由祂的最聰明、最優越的事物設計，以及〔祂的〕最終目標來認識祂。因為祂的完美〔作品〕，我們誇讚祂；然而，由於祂的統治支配，我們崇敬愛慕祂；我們有如祂的僕人那樣，崇拜愛戴祂。沒有統治支配、沒有「天定秩序」(providence)、沒有最終目標的上帝就僅僅只是命運與自然罷了。形上學的盲目必然性，只適用於相同時空，無法產生事物的變化；而我們在不同時空中所發現的自然事物的所有多元性，只能出自於必定存在的上帝的觀念及其意志。¹⁴²

在牛頓眼中，上帝之所以是具有大能的創世者，正在於祂設計出一套規範物理世界運行的法則，而且以這些法則為基礎，上帝才能造出多元繁複但秩序井然的宇宙世界；反過來說，被剝奪設計宇宙秩序主導權的造物者，只是淪為受到偶然機運所宰制的自然世界，不只受造物貧乏單調，甚至連造物者自己也失去神性。我們可以清楚看出，牛頓與毛波推伊都反對以盲目偶然性為主的宇宙創生觀，而支持天主基督教的上帝創世說。雖然毛波推伊接受呂克萊斯的原子說，但是他明顯洞悉後者的想法有傾向無神論的嫌疑，於是這位十八世紀的法國學者才會指出，上帝已經給予每個原子「自我繁殖的性質」，由這個性質所衍生出來的多元物理世界，正好見證聰慧造物者的存在，也因此，毛波推伊才會認為呂克萊斯是「天定秩序的最大敵人」。

除了理論層面的思考之外，毛波推伊還想透過實際的動物實驗來印證「親代的後天肢體殘損會遺傳給子代」的想法。毛波推伊逝世之後，柏林皇家科學院院士兼秘書福麥（Johann-Heinrich-Samuel Formey, 1711-1797）在致悼詞時曾經透露：毛波推伊晚年花費「非常大的力氣與巨額金錢」收集各式各樣的異國與奇特動

¹⁴² Isaac Newton,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and his System of the World*, vol. 2, p. 546.

物。¹⁴³毛波推伊的用意正是在進行動物實驗：

盡可能在現實許可的情況之下，他……特別注意創造新種類的狗：藉由混種，以產生出他特別喜愛的具有獨特怪誕特性的個體。¹⁴⁴

其實，除了使具有獨特外形的狗混種雜交而企圖培養新物種的動物實驗之外，早在 1745 年版《自然的維納斯》中，毛波推伊已經倡議人體實驗，想看看「白色黑人」會不會成為一個新種族：

當現在在巴黎的這位「〔白色〕黑人」能在〔本地〕找到一個和他一樣的女「白色黑人」時，他們或許還會生下黑色小孩，因為幾個世代仍然不足以去除他們最初祖先的黑色。但是，假如我們持續在更多世代期間，設法給這位「〔白色〕黑人」不斷提供女「白色黑人」，或出生自「白色黑人」的後代，這些聯姻可能會鞏固這個「〔白色黑人〕」的種族。¹⁴⁵

當然，我們無法得知毛波推伊所鍾愛的寵物狗流落何方，但是從今天的醫學觀點來看，我們至少知道「白色黑人」相互婚配的實驗注定以失敗收場，因為他們不是新人種的雛型，而是罹患遺傳疾病的個人。

五、結論

西方近代學者嘗試提出各種不同想法以解釋黑人、白人膚色不同的問題：有人根據《聖經》經文而訴諸上帝神蹟，有人歸咎於外在氣候環境，有人發現係雙方器官、體液的顏色差異所致。這三種說法之中又各有不同主張：神蹟說有「挪亞詛咒」與「該

¹⁴³ Formey, "Eloge de Monsieur de Maupertuis", *Histoir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et Belles-Lettres*, année 1759 (Berlin: Haude et Spener, 1761), p. 510.

¹⁴⁴ Formey, "Eloge de Monsieur de Maupertuis", p. 510.

¹⁴⁵ Maupertuis, *Venus physique*, 1745, pp. 139-140. 這段 1745 年版的文字在之後的各種再版本中皆被刪除。

隱殺弟」兩版本，外在氣候環境說則有側重太陽溫度與空氣乾燥之殊，而內在器官說亦有血液、精液、「網狀體」之爭。十八世紀時，學界已經排除奇蹟的解釋模式，而採取後兩種說法。法國學者毛波推伊與荷蘭學者德波則更進一步結合自然氣候說與內在精液說，提出氣候環境所造成的體內生理變化可以深入精液物質，再經由生殖作用把親代的身體變異遺傳給後代子孫。雖然各家解釋方式雜然紛陳，但主要的關懷焦點都源自於說明人類外觀差異的形成原因，以維持人類的單一起源，而就在這個學術背景之下，黑人生出白小孩的現象遂成為證明黑白同源的重要證據。

在這場沒有具體結論的討論過程中，參與論辯之士不只有詩人、教會學者，還包括醫生、解剖學家、科學院院士；論證方式除了我們現代所熟悉的顏色組成成分的化學分析、黑人屍體的病理解剖之外，這些近代學者並沒有遺忘徵引古代典籍中所保存的傳統想法。古代學者解釋黑人膚色成因大致可以歸納為下列幾種：一傾向外在說，認為炎熱氣候將原本膚色較淺的人們烤成黑色；另一則斷定內在說，認為黑人膚色來自其體內精液的遺傳。此外，希波克拉提斯與呂克萊斯都各自在其著作中主張折衷說：氣候環境造成的各種身體變化，都能夠透過精液傳遞給後代子嗣。所以西方近代學者（不論是英格蘭人布朗，還是法國人杜波修道院院長以及毛波推伊）所提出有關人類膚色變化的各種解釋方式，我們都可以在希波克拉提斯、呂克萊斯的作品中找到類似的看法。然而，布朗以化學分析實驗探索黑色的組成成分，以及毛波推伊進行動物雜交實驗都顯示出：近代西方學者並不滿足於古典傳統所提供的既有答案，他們更想運用現實的經驗觀察去驗證書本所得到的知識。

1973年，法國學者貝拉發（Yvon Belaval, 1908-1988）已經提醒我們：在研究毛波推伊有關遺傳的概念時，二十世紀學者有「一個極大的空白」，就是呂克萊斯的作品《論自然》。¹⁴⁶但是，貝拉發的看法非常簡短，只有一小段文字，並沒有詳細指出毛波

¹⁴⁶ Anne Fagot, "Le 'transformisme' de Maupertuis", p. 179.

推伊對於呂克萊斯作品，有可能接受，同時也有所排斥。本文指出：雖然前者並不贊成後者所主張的偶然創世說，但兩者皆支持親子體質特徵透過精液傳遞；然而，在古典傳統中，精液做為人體遺傳機制的想法甚至還可以遠溯自亞里斯多德、希羅多德的著作之中。我們固然可以強調十八世紀學者已經由化學、生理學、解剖學等角度來探索黑人膚色成因，但是如果更深入考察他們解釋人體生理現象的各種內容，我們將可以發現近代學者的許多想法，卻是建立在古典傳統之上所做出的轉化。

Original Whiteness and Variant Blackness: Maupertuis' Hereditary Ideas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Yang, Yan-bin

Abstract

During the 1740s, there was a debate on the causes of the color of the Black people among French scholars. Many of them supported the climatic theory and advocated that the color of the Black people evolved from those White people who migrated to the tropics, and their skin gradually darkened there, owing to the hot and dry environment. Maupertuis (1689-1759) was one of the supporters of this theory and the case of albinos strongly convinced him that the primitive color of humankind was white. His interest in human's hereditary phenomenon encouraged his further research on a new human race 'white negro'. Although his opinions sound very modern, classical literature actually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foundation of his thought, apart from the influence of his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scholarship.

Key words: Enlightenment, Classical tradition, Maupertuis, Blackness, Heredity

